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十五

宦

論宦官劄子 上哲宗 補 范祖禹

論宦寺蠱惑人主 上欽宗 陳公輔

荆川先生右編卷十五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官

諫用趙高　　李斯

秦二世皇帝時丞相李斯上諫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

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

諫縱宦官　張綱

漢順帝時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為御史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恩割損左右以奉天心

除宦官疏　朱穆

漢順帝延熹六年尚書朱穆上

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埶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衆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

奏去宦官侯覽等　楊秉

漢桓帝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贓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

建陳[illegible]奏[illegible]逆門[illegible]事[illegible]奏覽及中常侍則

蒙

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門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饍僕妾盡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

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歸送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捕瑗

上書請誅十常侍　張鈞

漢靈帝時張讓趙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

酷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訴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掠死獄中

上書請誅宦官　審忠

漢靈帝時郎中審忠上奏

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

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蓄財億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

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啟悟陛
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戮路人士女莫
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恠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
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
虞公抱寶牽馬曾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
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
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之所為誠
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
醜類以荅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
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

辭都鄉侯疏　　呂強

漢靈帝光和元年封中常侍呂強爲都鄉侯不受因上疏

臣宦官卑人賤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罔不由茲采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終年積聚豈無憂怨蔡邕對問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羣邪咀嚼致邕刑罪今羣臣皆以邕爲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段熲武勇冠世勳烈銜冤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弭矣　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又陳時事疏　呂強

漢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

上疏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宦官祚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illegible]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遹修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

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
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剌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
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冐死干觸陳
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
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
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
官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卹宮女無
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
悲愁則西宮致災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
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

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上之化

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廄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喩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竪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劒客之害臣知

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伉

唐代宗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徵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叩便橋帝蒼黃出居陝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閭衖蕭然爲空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

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刼

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東滅回紇北歸陛下以為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雖一魚朝恩以陝郡戮力陛下獨能以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計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疾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

離間將相而幾於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乎宜即募士西與朝廷會若以朕惡未悛邪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亦臣族以謝

論中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陸贄

唐德宗興元間上

右欽淑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

令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
出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以卿等
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
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
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深宥密仁洽庶寮念隨難
之艱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
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罔知御恩慮肯淹詳復詢庸
賤惟精詳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
貪榮號傍懼愆惰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
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

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濫冒之弊興一足以挑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

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縉紳之列又當受賜之
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胄之
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
其苟得之情況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
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
所悅者寡所惱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
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為
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為爭端覆之
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
雄豪太宗之制平區宇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

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豈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擐袂指天拔劒擊柱偶語謀反蕭譁訟冤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讐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奬文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效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晩謹奏

諫任宦人爲館驛使　　裴潾

帝憲宗時任宦人爲館驛使特恩傲倨甚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左補闕裴潾諫

凡驛有官專尸之幾內以京兆尹道有觀察使刺史相監臨臺又御史爲之使以察過闕猶有不職則宜明科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以宮闈臣領之則內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大事不旹誡於初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登本正末宜塞使官之原出位之漸

論約束宦官　　孫沔

宋仁宗慶曆元年右正言孫沔上

臣竊聞內侍別立主司中官自通禁省有唐四品不過於典制五局兼置於令丞所以分中闈之政不使挾外庭之議如此檢節尚至侵陵故聖宋以來明制

斯在太宗著令式之文真皇述嚴規之訓明詔近習
各守行藏豈令輕干國柄竊弄天機一言成於毀譽
三事出於吹噓所繫安危尤加約束是以先朝秦翰
等數人履行端謹節義深厚心皆好善意不害人出
則總邊方之寄歸則守內庭之職得之兼領亦不侵
官止守使名終無殊命今聞欲以都知押班之資升
於閤門引進之上亂國家之舊典起宦寺之威權況
內殿起居則別班外朝集會則不預安得輒用異數
竊據横行蓋因幹當局務之間多與文武官員同事
爭列名御自尊位號遂欲攺革品秩僥冀寵榮議啟

厲階輒敗經制今邊陲用武賞罰是先遴揀官資尚難激勸豈宜閹寺之人更居侯伯之上竊恐將帥之臣恥居其下策勲之際不重此官大紊紀綱事亦非細伏望陛下守祖宗之規式戒左右之擁倖則朝廷之福天下之幸也所有先降劄子下閤門重定都知押班立次乙更不施行

宦者論　張方平

仁宗慶曆元年知諫院張方平上

臣聞三代之制凡在君側皆卿大夫士夏商之世未聞有宦者周官雖有閽人之職止於掌王宮中門之

禁譏出入時啟閉掖門庭而已非所以預政令總權務者也周道衰微官紀紊亂而寺人巷伯稍見乎詩傳至於秦漢列爲近職然帷幄親密之地省闥左右之任宣受詔命陪從輿輦自諸常侍謁者之職多爲士人儒者之選自武帝臨御長久留連盤娛數燕遊乎後庭頗疎隔乎朝士故請奏機事多由宦者而始得政矣遂爲兩京喪敗之基焉東漢自孝安之後繼以女主臨朝陰勢相乘中官遂大專斷國命掌握衡軸賢才死於鈎黨黎民獘於塗炭三綱錯亂四海鬭離害徧生靈毒滿區夏而桓帝乃始比超恂於伊旦

靈帝方更指讓忠爲翁母書傳所載覆亡之迹未若桓靈之際也唐太宗定制內省官階不得逾四品而其數不及百員但分掌五局及在閤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巳後明皇纘御崇重宮臣乃至爵爲國公門施棨戟中官之數遂及三千則有㓜命四方監軍諸道宣傳客旨主宮要務詒一郡至一軍誅索貨賄必千萬計搖動天下紊亂朝經內則羅思藝爲林甫之腹心外則吳璆琳爲祿山之耳目以至養成禍變傾覆基祚於後肅宗有輔國之逼而不得全父子孝慈之性代宗爲元振所制而不能庇將相股肱之臣德宗

自山南蒙塵而還不欲武臣典親兵乃置兩中尉分掌左右神策天威等軍而委宦者主之由是禁衛兵權之重悉歸於中官矣蘭錡將臣藩嶽戎帥自其蓄育由之遣置威福之柄非復天子所執元和神武之功猶不書葬昭愍童昏之亂宜難自全士良虎視於太和之朝令孜鴟張於乾符之後逮其季世王室如燬南北朋比中外乖疑内則陰邪醜類秉樞機外則險賊姦人居相位爭權交噬剌骨相復故崔昌遐輩連結強帥鄉導全忠本為自援之謀遂成移國之禍是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矣或曰三代而下

一統承平之治國惟漢唐焉而其顛覆喪敗之禍同由此迹歷世則不然何歟臣對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而後同此禍也何歟曰夫爲國者不在外難必有內憂自非聖人孰能戒愼乎無患憂惕於旣寧當其一統爲大無艱虞之急承平久治有驕汰之志匪勤惟懈逸欲是尋幾務密獻委之近習大臣從容而議存大體而略細故憸人窺伺其隙乘機會而竊事權故弊積於甚微慝生乎所忽此漢唐之所以亂也夫魏氏至於江左疆事外擾朝廷多虞雖有暴慢之君荒殘淫辟危窘斃滅勢不得長嬖佞奸孽旋亦殄

殛故上權之墜於下也無滋蔓深固之勢抑時有綱急其閭不足容乎因循之暇爾臣故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乃同此禍也噫弊之來也既久矣其亦奈何姑可取戒乎漢桓靈之事勿使預乎刑獄以免其誣染善良之虐乎姑可取戒乎唐昭皇之事勿使御命出使以省其怖動郡縣之威乎姑可取戒乎肅代德之事勿使侵盜軍旅以收其把握天下之柄乎是三者不失則人君之所以據圖御世士大夫之所以輸忠事主烝民之所以宅生托命可以保全而不陷於非道矣

乞禁止輒宮童幼

孫抃

宋仁宗時上

臣聞書云宮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不肖親逢寬仁之主爲執法吏輒原刑罰之本願效愚忠惟陛下幸臨赦之以畢其說竊惟前世肉刑之設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忘以至屨賤踊貴有鼻者醜刑罰之濫乃如此漢文感緹縈之意謂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行爲善其道無由故於肉刑易之以鞭笞曰斬左趾者笞五百劓者笞三百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譽內實殺人景帝益寬之僅有存者祖宗覽旣往

之弊蠲除煩苛顧我細民愛同赤子始用折杖之
新天下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一旦決而
行之海隅元元如被父母之教惠澤之厚淪於骨髓
矣陛下至明如日廣覆如天高拱法宮深惻民隱何
嘗不申敕羣吏親覽庶獄而奏讞屢報罔不蒙生歷
代用刑未嘗如本朝之清宜乎天報之佳瑞錫以純
嘏陛下方當隆盛之際未享繼嗣之慶者臣竊惑焉
天地之性人爲貴王者之治當上調陰陽下順萬物
一蟲魚之細一草木之微不當其宜則執政者有罪
焉耳況乎肖方圓之貌禀精粹之靈乎天其意者宜

官太衆而陛下未悟也何者古者肉刑之一曰宮聖人除之所以重絶人之世今陛下不以爲意使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動絶人理希爵賞爲門戶之庇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具數夫有疾而夭者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宮者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又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逾百員臣不敢遠引漢唐取必於當世請以祖宗近事較之陛下試觀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衆寡之差不待臣言而陛下可見臣愚以胎卵傷而鳳凰未至宦官盛而繼嗣未育

伏望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濬發德音詔嚴飭大臣詳爲條禁進獻爲宦官者一切權罷或謂罷進獻則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弊在掌典他務之過也陛下若令宦者兼領外事則雖多而不足如令專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傳宣聖旨分幹職事則有外廷三班之臣在何必區區於中人哉今三班使臣待闕都下率三五歲未能補吏至於出妻鬻子嗟怨道途和氣既傷廉隅都盡抑亦內臣侵牟員闕所致今既罷去進獻絕領他務姑可使養子得以爲後但勿去其勢耳於內臣之計則不至傷恩於陛下之私則不

是言人所難言雖論守忠實諫英宗也

為害物若然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社稷之策無先於此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陛下留意中外不勝幸甚

論任守忠十罪　司馬光

英宗治平元年知諫院司馬光論任守忠第三疏

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迹乞正典刑至今未聞施行臣迫於忠懇不能自已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帝幸蒙獎拔榮祿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詼諧諂諛苟求悅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淩蔑同列與奪自恣附

巳則愛悅逆意則憎嫉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私畧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授奉祿賞賜亦不爲少而恣性貪惏老而益甚盜竊官物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無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擅權勢縱逞胸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摘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憚守忠無以爲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賣弄國威輕蔑王族乘其有喪丐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爲不孝使之被譴感憤成疾以至沒身

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寖高未有繼嗣濮
思宗廟生民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蓄
奸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卒之
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之
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斷之
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陛下
既爲皇子守忠内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端
隔絕内外進對甚希使先帝爲陛下之父不得施爲
父之恩陛下爲先帝之子不得展爲子之親其罪七
也先帝晏駕陛下纘統不幸遇疾皇太后權同聽政

守忠乘此之際大逞奸謀闕伺語言撰造事迹往來背面進退異辭使皇太后以父母之慈不免投杼之疑陛下以曾閔之孝乃有負恩之謗交鬬兩宮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賴皇太后聰明確然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具道其罪八也及聖體既安皇太后躬還大政守忠不勸導陛下以勤修子道承顏順意報答盛德恢廣令譽而相時隨勢翻異炎涼欲詐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讒陛下之計爲今日讒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而使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悒怏成疾守忠

但欲左右反覆自爲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議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后正位尚新天下聳觀令德守忠輒爲皇后畫策並不稟問皇太后矯傳敎旨開祖宗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旣取悅一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其惡名而己身收其重利爲臣奸邪孰甚於此其罪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慢爲奸恣橫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斬於都市以懲姦慝

乞御藥院等處親加選擢

宋英宗時上　　司馬光

臣向時上殿伏見陛下宣諭以內臣差遣並一切委之都知司臣當日已曾奏陳以爲非便令入內內侍省都知任守忠特此權勢背公立私姦之者坐獲進擢忤之者立致排擯威福之柄盡在其手遂使宮禁之中畏憚其人過於人主罪盈惡積幸賴陛下神斷巳斥而去之然儻不收還威福之柄則是去一守忠生一守忠無益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日巳後除內臣常程差遣依舊令都知司定差外其幹當御藥院

內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宮等處及非時差遣管幹裏外要切公事之人並乞陛下親加選擢試之以事觀其為人忠謹有功者則加賞拔奸邪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一勘會資序檢尋體例如此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竭力豈獨內臣而已雖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也

論修內司乞添文臣一員　　　　呂誨

宋英宗時上

臣伏以先帝臨御四十餘年未嘗崇宮室侈服玩事宴游儉德之著天下共知臣切見修內一司居常敢

索無度蓋三司逐急應副物色亦無由會計以此因
緣積弊耗蠹滋深以事驗之後苑曾修龍船一隻費
用不知紀極經今四年有餘尚未畢工先帝果爲宴
遊之備豈容數歲造一船不成事何其久非但費用
直恐成一時奢侈之事貽譏後世有累先朝之全德
誠可惜也臣欲乞朝廷差官點檢龍船修葺經今幾
年會計所費錢物有無欺弊所有修內司自來係中
官二人管幹伏乞減省一員以武官代之仍添文官
一員委自三司保舉所貴拘轄官物不致枉有費用
實自利便

論差中官爲陝西鈐轄

宋英宗時上　　傅堯俞

臣聞近差內臣四人分爲陝西四路鈐轄俾專安輯熟戶而理其寃結仍許每歲一人奏事臣竊念之未以爲得緣所以置安撫經畧使者正爲此等耳夫不能慰安使叛而從賊與無故爲羌戎所刼有司之過一也苟謂帥臣力不可爲則雖內臣何益豈有邊鄙藩籬爲賊掠去殆無一人任其責也今邊事方作處置不可失宜臣謂安輯之要當專督帥臣但寬其羈勒使得盡其才力儻猶不職重行黜免則後効可圖

而威靈伸矣況理有非便庸可不思將來李若愚等
奏苟不以爲信與無用同言而必從則安撫經略之
權遂歸於四人矣彼帥臣者將詔奉之不暇又敢與
之較事體而爭是非哉縱若愚等審謹無過猶不足
以爲後法便著成効益有所可慮古人謂塞其涓涓
者乎伏乞收採芻蕘特行寢罷前事之失其存方冊
臣不敢詳言惟陛下留神省察

乞盡罷寄資內臣令補外官　司馬光

宋神宗即位御史中丞司馬光論御藥院王
中正乞盡罷寄資令補外官狀

臣伏見陛下前者盡罷寄資內臣高居簡等令補外

官中外欣然無不稱頌聖德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幹當御藥院衆頗失望臣竊惟祖宗之意以御藥一職最爲親密過供奉官以上輒令罷去者迺以防微杜漸詒謀萬世憂深思遠誠自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孫所宜謹守不可失墜者也近歲以來左右之臣傾戀權勢又貪祿位遂求閣理資序豫支俸給名曰寄資以欺誑外人此豈祖宗之意耶今陛下欲振舉紀綱一新治道必當革去久弊一遵正法夫法如隄防常應全固迺得無患一有蟻壤泄之則漸致潰敗不可復救近習之臣朝夕在側因

緣祈恩無有窮極不以祖宗舊法制之恐陛下他日亦將厭之也況王中正素開奸猾頗好招權今處是職是又生一居簡也伏望陛下依前降指揮盡罷寄資者令補外官以成聖德之美別擇內供奉以下樸直廉謹者使幹當御藥院以存祖宗之法

再論王中正及內臣采訪外事　司馬光

宋神宗初上

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開以羣臣能否臣愚竊以為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

八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按姦慝論政事得失
達民間利害皆令列於奏牘明白敢陳其有尸祿偷
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誅竄誰敢不盡公
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
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
釆聽道塗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卽行賞
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謗
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陜西幹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
等曲加諂奉鄜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
等進擢舜臣降黜衆人皆言中正所爲審或如此則

是中正弄權已有其驗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接迹而畏之與金輦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擢臣切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耻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者夫以堯之聰明咨於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鯀況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賞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壞亂綱紀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帷幄進退群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

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幹當御藥院或奸佞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

論御藥院高居簡　司馬光

神宗即位初上

臣昨日前上殿言幹當御藥院高居簡自先帝時竊弄權柄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為聖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許臣送樞密院施行至今未聞有指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陛下能如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伏人主之欲以市

其權使人主溺於荒宴而不自知也讒者不過離人君臣間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傾危而不自悟也有是二者不可不察向使陛下即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使得弄權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爲禍亂之階也況今初承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遽[illegible]任仍加寵信根蒂已牢則異日之憂可勝[illegible]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者也或聞陛下欲[illegible]自求引退然後遣去臣戇愚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者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爲外人所知陛下

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其挾姦作慝者猶宜明正刑書況居簡閨闥小臣罪惡盈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憸人而尚足爲之隱乎且居簡姦邪播聞遐近陛下今日雖爲之隱天下耳目胥何蔽乎凡居簡所以爲惡者以其自託宮禁譬如狐鼠依憑城社彼唯恐離去左右豈肯自陳求退乎伏望陛下盡出羣臣前後所言居簡事狀送居簡赴所司劾治其罪彰至公之道

乞定著大臣員數　孫覺

宋神宗熙寧元年上

臣風聞近日行遣內臣白茂先事如茂先所坐宜在誅戮之科貸以不死聖恩甚厚然內臣出入宮闈宜在防限臣聞先帝時後宮甚肅內臣出入皆更相戒飭聳慄祗畏在仁宗朝入內內臣亦常限年年未四十者不得入諸閤閤臣謂因此事定著員數仍以年為限隔使重為保任自非逼詔令之處一切減損蓋宮省之內不可以不清而防微杜漸亦宜及其未然

論遣李憲措置邊事　周尹等

神宗熙寧九年侍御史周尹等上

臣等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為寇遣內侍省押班

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討議措置邊事司爲名中外之論皆謂憲雖名討議措置邊事而實則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以降迄於秦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爲將帥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未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肅宗以前未嘗有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勗請行遂許之然猶以宗楚客爲大都護及單行章亂黔中始以思勗爲招討使雖有擒滅醜虜之功而

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
固瑒而恃功擅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數
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權震天下元勳故老
皆見斥逐洎犬戎內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者此
皆已然之效也至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爲
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李鄘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
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
笑乃更爲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謀弊賦
得罪雖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
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不以

先王爲法忽降詔命以中人爲帥搢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爲也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爲後世計乎使後世襲沿故迹仍以爲常進用中人常據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代匱憲府以言爲職故敢盡其愚款

又論遣李憲措置邊事　周尹等

臣等於十九日奏爲用李憲專措置熈河事宜乞寢成命至今未蒙施行臣等重念古者奄人以典司內事而已雖漢唐之始亦未聞任事至後世始以政機兵柄假於所私而漢唐自是衰矣陛下議事造法遠取於三代以漢唐之盛爲不足道而肯安襲已敝之法重囬既成之命臣等備數憲府終未敢安也惟奄人柔媚非深長計慮也左右便嬖以逆人君之嗜好作爲聰明以投人君之耳目其初未嘗無不可與而其終未嘗不致天下之亂傳記所載非可誣也且陛下宮中所指令皆此屬陛下既數假寵於憲則其類

莫不畏向而服從之而其情日自侈大憲功益高賞不可不進及其盛而抑之則其中必不自滿矣以柔媚之性日習於侈大挾不自厭滿之心得所信向服從之類以事陛下於中此不可不戒也臣等知陛下聖智神武以犬馬用憲羈紲銜勒必無佚逸奔踶之憂而臣等區區誠如過計然反復思念自古未有以兵寄一人而不亂者天下之事忽於其始則其終也必有害陛下以一方事宜屬之憲後執以為例則兵權必歸焉陛下以薛昌朝役於憲人習以為常則士大夫必見權傷矣此必然之效也惟陛下深念之故

臣等以為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
小有成其禍大昔漢唐及藝祖皆以兵定天下方其
初中國瓜析為八九世方乏之才人不知學而祖宗宸
起於攙搶擾攘之中所以安寧者亦自多士而已未
聞此屬有與焉今鬼章狗偷鼠盜非可畏之與國也
祖宗恩德庇覆之久陛下作成人才之盛非無可用
之忠臣也陛下何重於憲而忽忘天下之士息功臣
之心兆後世之患哉陛下神明淵奧非群臣所能窺
測然臣等於此日夜念之至熟而無疑者也蓋陛下
謀於心臣等謀於衆人陛下欲權一時臣等為萬世

計惟少屈意聽納早賜指揮寢罷以安物論

貼黄臣等訪聞熙河事宜如漸次衰息誠如此憲

尤當早賜追還切恐憲到熙河復與王中正邀功

生事幸如茂州之賞方事之多惟與國家務求寧

謐以惠天下臣等本欲固奏然以謂此事所繫稍

大得出聖斷寢罷尤允天下之議

奏彈四凶　　　　　　　　　劉摯

宋哲宗時御史中丞劉摯彈四凶宦官奏

臣竊伏以陛下臨御以來運動政幾以時弛張述成

先帝制治立法之意使光昭於天下利與害除四方

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别邪正斥逐奸佞鋤去殘梗皆妙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不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辨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然於此時臣竊恠天地之和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嘗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大奸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於使奸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則前日之四宦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抵觸權幸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圖報恩遇則何卹乎身之危哉謹為陛下言之

王中正元豐四年時

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界計其隨軍貴運役兵民夫逌數十百萬衆矣中正徘徊於境上殆半月而後出翺翔乎彊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饑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有無功而還者然猶當保完師旅歸報於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此之罪法宜即顯誅中正畧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量無所譴訶又遣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閑局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

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於廿六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
也如父兄而憲之顧指氣使之也如奴隸臧宦財用
聽其取與内之府庫金帛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
漁歛百端傾之於憲如委諸壑出没吞吐神鬼莫見
而一切不會於有司與靈之役憲首逞戎約避會師
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洛之圍憲又
逗留不急赴援使數十萬衆肝腦塗地罪盈惡貫不
止於總兵一路此國法不正者二也宋用臣倚其私
智以事誅求摧奪小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
爲使盛朝之政幾甚於弊唐除陌間架榷地之事傷

汙國體不䘏怨讟其出入將命揵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悅事無不詣動晝密旨故擅作威福侵陵官司冒昧債財更無案籍都城爲之憔悴商旅所以不行瘠瘦蠹害至今棼然而莫能理然猶不失享祿於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夫皇城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軍事之機密與夫奸惡之隱匿者而得一以殘刻之資爲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棊布張穽而設網家至而戶到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狴犴矣有司無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是詔獄也

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陵辱箠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破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皆得一發之令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人者權勢餘焰震灼中外毒流於民怨歸於國宰相執政知而不以告於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於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奸不然其爲禍患豈不若漢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投之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先帝未及肆其

誅於市朝而以遺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閱歲時尚未聞以典刑詔有司臣未喻也伏乞聖慈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寘殛之以明國憲以服天下謹具彈劾以聞

論李憲王中正以罪降黜不當假以使名

宋哲宗朝上　蘇轍

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爲患常多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必改屯官或爲東宮三師或爲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元勲自河陽還朝止爲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德

之舊並爲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圍歸也亦以諸宮使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后親嬪罷樞使始以保大節度爲景靈宮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長公主子亦以武康節度爲醴泉觀使恩倖一啟自是戚里以節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摩也然猶未見有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厚祿居謫籍者伏見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宮二人貪墨驕橫制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寬貸皆寘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推

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

論宦官劄子　　范祖禹

宋哲宗元祐八年十一月上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

靈帝之時中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簒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此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憂崩肅宗以駭沒貴為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遷於陝德宗

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
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爲陳弘志所弒敬宗爲劉
克明所弒文宗欲討憲之賊謀洩仇士良殺四宰相
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
於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爲父
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於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
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爲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
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刦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
中官而朱全忠刦遷昭宗遂弒之因以篡唐觀漢唐
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爲刻肌刻

胥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固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爲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張洎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書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嚴懲任守忠往來交搆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能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閒內臣之中李憲王中

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爲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曰救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洛陷沒在熙河僣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摧舟船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惟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帯御器械一人中

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輙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羣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柰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

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為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

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壬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爲小人所悞外興師旅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此不便民之事皆羣小所爲而

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
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
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
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為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
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為哉自聞
近日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
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
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侍經筵
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為令德之主惟恐
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

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竊以獻

自任今玆事體實繫朝政汙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

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下

裁察

論宦寺蠱惑人主　陳公輔

宋欽宗靖康元年右司諫陳公輔上

臣聞宦寺之亡人國家其來已久漢自和帝後中官

始盛至靈獻之時極矣故袁紹誅常侍以逞志然曹

操因之漢遂以亡唐自明皇後中官始盛至僖昭宗

時極矣故崔嗣血軍容以甘心然朱溫因之唐遂以

古大抵假威柄於外以内攘姦人則大臣愈專主權愈卑譬灼火攻蠹蠹盡木燒漢唐之亾皆由此輩豈不哀哉恭惟本朝祖宗積德深厚其歷年之長固非漢唐可比比年以來國家承平宮庭使令日益增廣加以財用富足而横恩濫賞罪及閹寺故宦官由之而盛竊弄威權恣爲姦狀雖朝士大夫憤疾之甚曾無以處之乃緣士庶伏門獻書因而喧譁遂逞積年之忿殺害宦官二三十人不由朝廷命令不假威柄於人使此曹無所肆怨而氣勢稍衰與漢唐異矣此何以致其然耶實天祐我宋以延宗社無疆之福也

陛下今日固當上奉天意下順人欲因而摧抑此輩不使復振臣竊聞近來稍稍復用事如盧公裔王若冲邵成章之徒是巳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崇尚儉約聲色狗馬畋游玩好一切屏絶此曹將無所肆其巧然大率宦人蠱惑人主决非一端唐仇士良謂人主不可使閑閑則觀書史近儒臣故我曹不得進用而恩澤㳂衰本朝楊戩亦戒其徒曰汝輩不可令天子罷修造我所得恩澤及財物皆緣修造陛下觀此輩用心果可不防哉臣區區之心望陛下鑒唐之亡因今日之天意專以此輩爲戒無使其乘間伺隙以

移陛下聰明也至於進退人才尤不宜與之謀孔子不主癰疽孟子不畏臧倉賢人君子决不肯因嬖倖以顯倘其所附麗以進者貪饕無耻巇險逞欲之小人故前日蔡京王黼王安中等專倚此曹為重此天下所共知伏惟陛下留神於此日夜念之無忘小臣之言實宗廟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